



# 學佛應重慈悲論

圓智

## A：前言

我記得美國當前最卓越而又富有正義感的政治家——諾蘭先生，在我國立法院會這同為構成一國強大力量之主要因素。至於精神，宗教與道德力量，更為構成一國真正力量的來源。」我們由諾蘭先生這幾句灼見名言看來，便可領會到歐美政治對於宗教教育灌輸的重視了。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也曾說過：「宗教能補助政治之不足。」不錯！宗教是一種富有道德觀念，而負有領導人心趨向真善美區域的使命的一種精神教育。故一國家欲求強盛，於政治之外，應當施以宗教教育。所以宗教與國家是具有很密切的關係。特別是當今世道衰微，人心不古的時代，更迫于需要宗教的道德教育來挽救社會人心的墮落。但宗教之最高超，最徹底，最圓滿，最究竟者，莫過於佛教。因為佛教的大乘教義，是最適合現代科學、哲學、論理、倫理、文化、教育、政治、道德的需要。假如政府能取用佛教大乘救世救民的精神來補助政治所不及的話，必能改造人類自卑鄙陋的心理，剷除殘暴不仁的奸險圖謀，而實現永久和平於人間。因此，我們不欲世界和平則已，否則，非學佛不可。然而佛是甚麼人？我們為甚麼要學佛？學佛的重要條件是甚麼？這些問題，是極其值得我們討論的。

## B：佛是甚麼？

梵文具足的說是佛陀耶，譯言覺者。覺，就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換句話說，佛陀，就是一位究竟覺悟宇宙人生最高原理，而又能轉展覺悟他人，所謂三覺圓滿，萬德具足的偉大聖哲。他在未成佛以前，本來是一位英明而又仁慈的太子。當時他雖然生長在階級制度極其嚴格的時代，但他的思想却趨向於民主政策。所以他自觀當時婆羅門教的驕橫腐敗廣大良民無辜慘受壓逼的可憐，不覺油然而產生打破階級制度的觀念，激發悲天憫人的本懷；於是同情心生，救世願起，欲挺身而起，與婆羅門教抗命，以實現他理想中的民主政策。但聰明的佛陀，深深了解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得人心，己身不正，焉能正人之公理。因此決意放棄世間一切私我的慾望和享受，毅然捨離王宮，遁入雪山，修身正心。時刻以四大色身為戰場，以三無漏學為策略，以一念真心為指揮，以六波羅密為利器，以惡習邪見為敵人，以妄窮惑盡為得勝；如是苦戰六年，在有志竟成的定律之下，結果最後勝利操在佛陀手上。在一個星月皎潔，亮如白晝的午夜，佛陀豁然徹底覺悟宇宙人生的真理，衝破人生的迷網，揭開宇宙的秘奧。發

現人類本來具足自由、平等、慈悲、博愛的良知良能——佛性。不覺在感慨萬千中，流露出無限惋惜的心聲說：「善哉，善哉，大地眾生皆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着，而不能證得。」這就是說，我們眾生本來具足自由平等。真正快樂的佛性，與佛無異，所謂：「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惜眾生無始時來，無明妄想所蔽，於四大幻軀執為實我，於外塵妄境執為實法，念之攀緣塵勞，心貪戀外境，貪瞋痴既起，殺盜淫妄隨之俱來，因此轉輪三界，沉溺生死，不但不能證得本具智慧德相，反而在受無量痛苦的煎熬，誠可憐愍，因思救度，遂本其救世益群的初衷，乘其拔苦與樂的悲願，處處倡導慈悲無我，捨己從人的思想，在在實踐自由平等的民主政策，使大地眾生，共同逃出生死苦海的深淵，解脫煩惱枷鎖的束縛，而獲得生命究竟安寧自由的真正快樂。這就是佛陀的思想和抱負，也是他一生的職責。我們由佛陀這一段由住世而大悲，由大悲而出世而救世的光榮而超特的履歷中，便可體解到佛陀思想的高超，智慧的深邃和人格的偉大了。誠然不愧為一位民主思想的先驅者，倡導階級平等的大革命家，而亦是破除迷信啓發正理的大覺聖哲，救世救民的大慈悲父。

## C：我們為甚麼要學佛？

「天長地久有盡時，煩惱重重求出離。」我相信每個人在逆境來臨的時候，總會有這樣的感覺吧！不錯！人生何處不煩惱？煩惱，所謂：八萬四千煩惱，像一把無情的枷鎖，時刻都緊緊鎖着人生，試看芸芸眾生，孰能逃出煩惱的圈套，尤其是自然界的痛苦——生死循環，身體上的痛苦——老、病、社會問的痛苦——求不得，怨憎會，愛別離。精神和身體上的痛苦——五陰熾盛。此外還有水火風災的痛苦，戰爭離亂的痛苦，苦，人生誰無苦？所謂：三苦八苦，無量之苦，像魔抓一樣，緊緊控制着世間，又有誰不在痛苦叢林中呻吟和爭扎呢？從許你是個樂觀主義者，遇到這些痛苦逼身時，也會感到人生是一苦聚而急於尋求解除痛苦的方法啊！有人說科學的發達，便可能解除人類的煩惱和痛苦，但事實上科學有一部分對人類的確有所貢獻，但槍彈炮子日新月異的不斷改進，由甚麼原子彈進而氫氣彈，現在又在發明可能毀滅整個地球，使所有人類同歸於盡的鈾彈了！由是觀之，科學給人類帶來的恐怖和禍患一天比一天的增加，那能解除人生的痛苦呢？哲學、儒學雖然也各盡所能在探討人生問題，但結果沒有發現解除人生痛苦的方法。唯有佛教才能破除人生的煩惱，解脫人生的痛苦。能給我們真善美的享受。因為佛陀是個已經破除煩惱枷鎖，解脫人生痛苦，而生命獲得究竟歸宿，自由安寧的過來人，他能夠從自己體證力行中得來的經驗而教導我們離苦得樂的良好方法，我們若根據佛教

所啓示的方法去實行，必定能遠離人世間一切痛苦，而獲得生命的解脫，圓證佛果菩提，享受真正的幸福。那麼，我們現在學佛就是爲了尋求離苦得樂的方法啊！

### D：學佛最重要的條件！

然而學佛最重要的條件是甚麼？簡明的說，學佛的人最重要的就是慈悲。因爲佛陀所以行化於世間，橫說直說，權說實說，種種言辭，種種方便，乃至觀機設教，對病施藥，一切的一切無非都是從慈悲心體中之所流露啊！華嚴經云：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爲體故，因於衆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不錯！佛法以慈悲爲本，方便爲門，試看，佛陀所說的三藏十二部那一句一偈不充滿慈悲的氣味。佛陀所啓示的八萬四千法門，那一法門不是示衆生離苦得樂的方法呢？還有佛教的實踐家——觀世音菩薩，慈眼視衆生，尋聲救苦，隨類現身，大慈大悲，普施無畏，地藏菩薩，衆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這無非都是大慈悲心的驅使啊！法華經云：一如來室者，一切衆生慈悲心者是。由此可知佛陀在阿舍會上，苦口叮嚀教誡他的弟子，應該實行慈悲，不但於一方或二方行慈悲，應普于十方廣行慈悲，他行慈悲的目的，無非欲令他所有的弟子，都能進如來室，登如來位，掌法王權，行法王令啊！你說佛陀是何等的慈悲？所以慈悲成爲整個佛教的核心，諸佛菩薩的血統，孕育佛子的妙胎，離苦得樂的要道。亦是每個學佛者的根本條件。

### E：何謂慈悲？

慈，就是慈愛，悲，就是悲愍，諸佛菩薩有了慈愛的懷抱，始能予給人類無上快樂的享受；有了悲愍的同情心才可以普遍地拔除一切衆生痛苦的不幸。換言之，慈悲即是一種慈愛悲憫的同情心。這種同情心乃人類本具的天性，如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又云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此亦是一種慈愛悲愍的觀感。但人類雖然天然本具此慈悲之同情心，可惜爲利欲所蔽，不能普偏平等去慈愛愍念一切同倫，充其量不過慈愛其眷屬子女，或慈愛一家或一國而已。所以人類的慈悲心是渺小的，有限的。然佛教的慈悲，不但能普偏愛及同倫，而且恩及十二類生，所謂：十方如來，愍念衆生，如母憶子。大智度論云：「大慈與一切衆生樂，大悲拔一切衆生苦。」由此可見佛教慈愛愍念的同情心，非限于自己眷屬，或愛護一家一國，而是普以一切衆生爲對象，並且愛護愍念一切衆生，不擇冤親，平等拔苦與樂，這種慈悲，豈世人所能望及？然慈悲的種類有三：

1. 衆生緣慈：這是一種凡情的恩愛，不明我法二空的真理，以爲實有衆生，因此見到衆受苦時，油然而生一種慈愛悲憫的同情心。

2. 法緣慈：此乃聲聞緣覺的境，因爲二乘人根劣慧淺，雖知無我，但不解法空，以爲一切衆生的痛苦，皆因五蘊四大等法而有，因此以五蘊四大等法爲緣境，而產生一種悲天憫人的同情心。

3. 無緣慈：就是無我的慈愛精神。因爲諸佛菩薩，究竟徹證諸法實相，了達畢竟空義。本無生佛，聖凡之辨，奈衆生迷妄，幻起我執，於無同異中，憐然成異，因此枉受諸趣熱惱的熬煎，於是從慈悲心中，運無緣大慈，興同體大悲，倒駕慈航，隨流九界，平等與一切衆生無上菩提的快樂，普偏拔除一切衆生生死痛苦的痛苦。以其了度我法皆空，衆生非有故，雖終日度生，普偏拔苦與樂，但內無能緣之心，外無所緣之法，於其中間，亦無拔苦與樂之心，三輪體空，六根空寂，根本不見有一衆生可度，雖無一衆生可度，但了達唯心衆生，應救應度，所以不妨終日度生，不住不著，不取不捨。這種不住不著，不取不捨，純以捨己從人，大公無私，專以救世益群爲職業的精神，就是佛教崇爲中心思想的慈悲心。

### F：結論

現在社會上一家一國，或一團體，乃至一世界；其所以亂案不堪，哀鴻遍野，民不聊生的因素。都是因爲人類喪失本來具足的良知良能——大公無私救世救民的偉大同情心——慈悲的所致。我常常很天真的想，假使世界上所有人類俱皆學習佛利用消耗在殺人武器上的時間和精神來發掘本具的良知良能——慈悲。進一步推動此廣大同情心的作用，去人人爲我的小我思想，擴充我爲人人的大我思想，那麼慈愛，親睦，和諧，善美，忠厚，真誠，輕鬆，快樂的空氣，必然彌漫整個地球，而人世間彼此的仇視，鬭爭，強橫，殘酷，奸詐，毒害，痛苦的禍患，自能消滅於無形。至時非天下一家而何？非化干戈爲玉帛，變濁世爲淨土而實現永久和平而何？何必政治家勞神苦思，整天召開空談而無所獲的和平會議呢？不過欲想世人皆學佛，這個理想能實現與否，乃視乎佛教同仁的宣傳力如何？而由此看來，世界和平的基礎，不是等待精忠的佛教徒去創造嗎？而世界人類的幸福不是操之我們的手裡嗎？親愛的佛教同仁啊！我們在這國難教難之下，肩膀上負了這麼嚴重而偉大的責任！試問應該，如何努力爭扎，積極去宣傳佛陀慈悲的福音，廣播人類幸福的種子呢？！

### 預約「歷史感應統記」者注意

五十四，五期本刊曾代臺北市蓮友念佛團刊載介紹預約「歷史感應統記」一書，據告原擬用卅二開本影印，現爲便利讀者閱讀起見，已改用廿四開本，字體亦隨之放大，共計五百冊餘面，分上下兩冊，價格照舊，八月上旬可以出書。凡七月十五日後來款托代預約者，均不列入功德錄，但由本刊負責寄書。出版後本刊代爲流通，每部仍照預約價壹幣十二元（港幣三元）發售。

本刊讀者服務部啓